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  
第三十一回 德太尊愛民拿訟棍 伍孝廉大膽到公堂

且說杭州府德太守到任之後，辦事甚是認真，又平反了幾件冤獄，訪拿地痞，保衛良民，真是不遺餘力。忽一日把錢塘縣陳慕輅傳了進去，問他道：「老兄可曉得有個著名的訟棍，叫做伍作霖麼？」陳慕輅聽了，呆了一呆，暗想怎麼他到任不多幾天，就曉得這般詳細，只得答應了一聲，卑職也聽見這個人的名氣，但他是個舉人，不便辦他。德太守聽了，冷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只要有個功名，殺了人可以用抵償的了？」陳慕輅碰了這個釘子，曉得自家說錯了話，連忙轉口道：「卑職也屢次想訪他的劣跡，無奈總訪不出他的憑據來。」德太守又冷笑道：「地方上出了這樣的棍徒，做地方官的就該為民除害，管什麼憑據不憑據，難道拿不著他的憑據，就罷了不成？」陳慕輅連碰了兩個釘子，不敢開口，只連連應是。德太守停了一回，方說道：「老兄且請回去，留心訪他的劣跡，我這裡也派人出去訪查，只要有了些兒實跡，就好提他到案，只不要鹵莽從事就是了。」陳慕輅答應了幾聲，退了出來，密密的派了幾個能乾差人，明查暗訪。德太守也派了貼身家人，出去打聽，訪了一月有餘，一件實跡也訪他的不著，只訪著些似是而非的議論，又算不得憑據。德太守見訪不著他的事兒，心上十分焦燥，原來德太守船到碼頭的時候，一連上去，私訪了幾天，茶坊酒肆，沒一處不說伍作霖的故事，不是說他交通官吏，就是說他欺壓良民，但都是些捕風捉影的話兒，作不得准的。德太守聽了這般議論，暗想這個人輿論這般惡劣，一定是個本地的棍徒，就存了個辦他的意思。現在訪了多時，沒有一些憑證，德太守不免焦燥起來，忽然發一個狠道：「無論有憑據沒有憑據，這伍作霖終是個有名氣的狀師，我一定要把他辦了，與民除害，就是把這個功名拚他，都是願意的。」想罷，便立刻傳齊伺候，去見撫台，把要辦伍作霖的話一一說了，撫台沉吟道：「你要為民除害，自然是地方官應辦的事情，但你既查不出他的證據，他又是一個有功名的人，這樣事兒，你倒要仔細些兒，不要冒失才好。」德太守奮然道：「卑府在外面訪得明明白白，委實是個害民唆訟的棍徒，就是這個舉人，也是托人槍替，走了門路來的。他好倚著這個功名，做他的護身符兒，其實他自己不會做什麼八股策論，若實在拿不到他的憑據，卑府還好當堂考他一考，那時憑他再有通天手段，也就施展不來了。總之這件事兒，無論怎樣，卑府定要辦他一辦，特來求大師作個主兒，卑府就拚掉了這個功名，也是情願的。」撫台聽了又道：「據我看來，這件事兒若要牽到他的槍替關節上去，這卻越鬧越大了。我看你既情願拚著自己的功名，和他做對，料想也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。回來你把他提到當堂的時候，只要就著現在的案情問供，不必再去牽涉別起案情，白做了許多冤家，究竟於你沒有什麼益處。你問了他的口供，通詳上來，我給你歸奏案辦理就是了。」德太守聽了撫台肯和他作主，心中大喜，謝了一聲下來，回到自己衙門，立刻叫書役送了個訪拿伍作霖。只說伍作霖這一天正在家裡算賬，忽聽外面敲門聲響，伍作霖暗想：又有什麼生意來了？便連忙把門開了，那知並不是什麼生意，竟是兩個差人。伍作霖當時也不免吃了一驚，卻做得不慌不忙的樣子，問道：「你們是那裡的差人，到我這裡來，有何貴幹？」兩個差人齊聲答道：「我們是杭州府德大人手下的差人，因為德大人有件事兒，要和你伍老爺商議，所以特地叫我們過來奉請。」說著，就拿出牌票來，向伍作霖照了一照。

伍作霖眼快，一眼看見，彷彿是訪拿訟棍幾個字兒，伍作霖此時曉得事情不妙，微微冷笑道：「我姓伍的向來不犯官法，又是個有功名的人，怎麼你們大人，竟糊糊塗塗地提起人來？也罷，你們既然到此，料想不去不行，我也沒有什麼事兒，就此和你們同走，我倒要請教請教這位德太尊，是怎樣的一個三頭六臂的官兒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跟著兩個差人就走，一直走到府署前來。這位德太尊因為伍作霖是個舉人，又是個有名的訟棍，更兼沒有拿著他的憑據，料想審問這件案情一定有些疙瘩，便請了刑名師爺出來，和他商議，又請他立在暖閣後邊，預備駁駁。一聽差人上來稟說，伍作霖提到，便立刻升坐大堂，把伍作霖傳上堂來。伍作霖到了堂上，見德太尊坐的是大堂，沒奈何只得勉勉強強地跪下，不等德太尊開口，先自問道：「治生犯了什麼案情，要大公祖簽提到案，或是有人告發也請太公祖把原告傳來，當堂一問，治生不才，忝在紳衿之列，有皇上家的名器在身，不便在公堂久佇。」德太尊見伍作霖提到當堂，細細的打量他的年貌，見他不過三十多歲年紀，一張瘦骨臉兒，兩顴高聳，鼻如鷹嘴，長頸縮腮，一望而知是個奸狡之輩。又聽得他說幾句話兒，便是來得十分沉著，不露一點驚慌，暗想果然是個老手，倒要好好的問他，便微微冷笑道：「伍作霖，你還不曉得自己的罪名麼？」伍作霖接著說道：「正是，治生不知道自家身犯何罪，要求大公祖說明。」德太尊道：「你既然身列紳衿，就該曉得朝廷的法紀，為什麼知法犯法，包攬詞訟，魚肉良民？本府到任之前，早已訪得明明白白，你還要抵賴麼？」

伍作霖聽了，哈哈地笑道：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輕輕的就加上了包攬詞訟，魚肉良民的兩個罪名，真是容易，但不知還是有人告發的呢，還是大公祖自己訪聞的呢？可有什麼證人，可有什麼憑據？若有了證人憑據，自然的治生抵賴不來，若是一無證人，二無憑據，平空的把治生誣陷一個罪名，只怕治生倒沒有什麼知法犯法的地方，大公祖誣陷紳衿，恐怕逃不了一個處分，還請你太公祖自己三思，不要鹵莽才好！」這幾句話來得硬掙，把德太尊的一腔怒氣，提了起來，拍著公案喝道：「你的案情，本府已經訪得清清楚楚，還要什麼證人，你若定要追究證人憑據，只本府自己就是你的證人，你還想強詞奪理，抵賴過去麼？本府勸你還是好好的據實供來，本府自然從輕辦理，若是執迷不悟，不肯供招，那就怪不得本府了。」伍作霖聽了，並不慌忙，只高聲在堂下說道：「大公祖說自己就是此案的證人，請問大公祖，做了地方官，誣陷紳衿，還說自己就是證人，律例上頭，可有這般規矩？難道做了地方官，就是誣害良善的麼？現在治生也沒有什麼別的話說，只要大公祖把治生犯罪的憑據指出來，治生自然當堂領罪，若是沒有憑據，就要把治生撮弄上一個罪名，治生雖然一個小小的功名，不算什麼，但是污蔑了治生，就是污蔑朝廷家的名器，將來認真追究起來，恐怕於你大公祖的功名，著實的有些不便。」說著，又仰面冷笑。

德太尊見伍作霖的說話越逼越緊，竟沒有駁得倒他的地方，並且語氣之間，漸漸的不遜起來，不覺滿心大怒，便也大聲喝道：「你到了這個時候，還想希圖抵賴，你可曉得你自家的輿論，到處張揚，茶坊酒肆裡邊，沒有一個人不說你的故事，都說你是個有名的狀師，難道這些議論也是誣陷你的麼？」伍作霖聽了啞然大笑道：「憑著這些捉影捕風的議論，就要入人的罪名，天下那有這般情理，你大公祖既是聽得這些議論，為什麼不把說話的人，當時拘住，叫他做個證人，卻在堂上，說著這些空話，這些說話，就能算得案情的憑據麼？況且那一班棍徒，一天到夜都在茶坊酒肆，蜚短流長，談論人家的陰事，其實全是些毫無證據的話兒，像這樣的人物，也算不得什麼安分良民，那裡就好聽他們的說話，比方你大公祖到任之後，除暴安良，那班本分百姓，自然是感激的了，你那裡曉得有些游手好閒的光棍，打街罵巷的青皮，一個個沒有了中機，背地裡都在那裡咬著牙齒，罵你大公祖的糊塗，萬一撫帥出來私訪，聽了這些說話，難道也好據著這個口碑，把你大公祖提參撤任麼？你大公祖只要把這個裡頭的道理，細細想來，就曉得治生的說話不錯了。」德太尊聽了伍作霖這一番說話，真個是有情有理，面面皆圓，那裡駁他得倒，暗贊伍作霖的口才，果然不錯，要想個駁他的主意，一時那裡想得出來，止不住坐在堂上，抓耳撓腮的十分忐忑，暗想今天駁他不倒，這場大審，叫我怎樣的收場，幸而他雖然是個舉人，卻不會做文章的，真要到了那下不來台的時候，也顧不得撫台的吩咐了，沒奈何只得要把他這件舊案，翻騰出來。此時德太尊坐在堂上，低頭盤算，大堂上站在兩旁的吏役，一個個都靜悄悄的鴉雀無聲，就是掉一根針兒的聲音，也聽得見。伍作霖跪在地上，跪了多時，跪得有些不耐煩了，便大聲說道：「大公祖你想了半天，想得怎麼樣了？」

德太守正在那裡沉思絕慮的想這件事兒的歸結，不提防被他猛然嚇了一跳，抬起頭來，又聽他說話的意思，帶著幾分輕薄，一時間心火上衝不顧別的什麼，拍案歷聲道：「照你這樣說來，是本府有心誣賴你的不成？」伍作霖聽了更加膽壯，也歷聲回道：「沒有證人，沒有憑據，無緣無故的拘提紳士，還說不是誣陷麼？」這幾句話兒來得結實，把一個德太尊頂得呆在椅上做聲不得，一時間羞怒交並，面色大變，卻又想不出駁駁他的話兒。那面上一陣陣的紅起來，一班值堂書役，一個個都在暗中吐吐舌頭，此時大堂更加寂靜無話。德太尊被他頂得呆了半晌，發一個狠道：事已如此，顧不得撫台的吩咐，也顧不得做什麼冤家，左思右想，我

拼著這個功名，無論怎麼，也要問他一問。想罷，便又問道：「你是個舉人出身，自然時文策論都是會做的了。」伍作霖呵呵冷笑道：「天下豈有舉人出身不會作文字的道理？這樣的說話，還用你大公祖問麼？」德太尊忍著怒氣，又道：「你可曉得有人說你這個舉人是槍替來的，你好借著這個功名，做個護身符兒。據你說來，他們外邊的議論，不能作準，如今本府出一題目，當堂考你一考，你若做得出來，不消說是本府誤聽人言，無故把你拘提到案，那時本府自然上個稟貼，自請處分，你若做不出來，本府就要照例定罪，你可有這個膽量麼？」德太尊說罷，留心看著伍作霖的面色，以為憑你如何奸詐，這一下子可把你搬倒了，不怕你再有本事，分辯得來。那知伍作霖聽了毫不在意，只淡淡的問道：「你大公祖當真的要考麼，還是說著鬧玩意兒？」德太尊道：「自然是當真要考，公堂之上，誰給你鬧什麼玩笑？」伍作霖聽了鼻子孔裡嗤的笑了一聲道：『大公祖當真的要考試治生，莫怪治生無禮說句得罪的話兒，你不過一個小小的知府，不是考舉人的官兒，這個地方不過一個小小的知府衙門，不是考舉人的貢院，你自己想想一個知府竟要考起舉人來，可配不配？』有分教：孝廉強項，斜成堂下之囚；太守威嚴，竟作無聲之木。不知德太守如何說法，且看下回。